

逗留於農村經濟時代的徐海各屬

吳壽彭

一 緒言

蘭蓀 (Arthur Ransome) 在中國之謎 (The Chinese Puzzle)

一書上面會引過這麼一節意思：「中國革命的混亂是必然的事實，中

國革命是要以數十年的努力來完成別國數百乃至數千年的工作。」

日本人安達以英文作述滿洲 (Manchuria, A Survey) 一書序文

中如此說：「釜山與鞍山礦的設備與技術，老實已趕得上美國的壁刺

堡，或依里諾省的煤田。可是就在這些煤鐵廠數步之外，你可以找見周

朝時代（紀元前一二二三年）也是確確實實的存在而且活動着。在

滿洲，二十世紀是與原始時代攜手同行着。南滿鐵路的特別快車是與

美國大道公司 (Broadway Limited) 的臥車同型式的，就在這最新

的交通工具之近邊，啾啾着一輛獨輪車，那是還保留着孔夫子小孩時

候的各種構造而沒有失去絲毫的古樸。所有這些說明了這個工業化

的滿洲就在這一時代，是一躍而超越了兩千年的。這個直是一個巨大的

實驗室，在裏面新的與舊的，東方的與西方的，一切經歷與實驗，真以

狂熱的急速來試練。」滿洲的這麼情狀，實是中國普遍的徵象。去年會

有這麼一節文字載在革命中國第一號上面：「在這舊時代與超時代

兩種勢力的推挽爭奪之中，出生中國全社會的可怕動搖，都會中風馳

電掣的縱橫着英美各國最漂亮的，摩托卡，而啾啾軋軋的獨輪車，許多

中國苦力仍然汗流氣喘的在推動。新式的交通工具，鐵路已貫穿於中

國境地，而火車所駛過的但見茅茨土階的原始村舍，以及代遠年湮的

城垣雉堞。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農村制度，既

然確立不移於內地僻壤，而沿海的各埠却又日益飛進，已經溝通了中

外的關係。上海已擠上世界大都會第五六的序次。而在舊式村落，往往

還有三代的遺風。新式經濟已開始作猛烈的衝擊，而舊式經濟還堅守

着固有的壁壘。在這經濟轉換之中反映着一切時代的不安。」這些都

是同樣的意義。

確實的，當中國通都大邑已顯然趕入於二十世紀的新時代，廣大的中國的各地還留在上古時代及中古時代。當上海的新工業已努力追隨先進資本主義國時，而廣大的中國的郊原還是逗留於純粹的農業生產。當各個「主義者」已在討論各種資本主義，非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類的時候，中國廣大的農民羣衆，却正在趕着騾車或小車，運送米穀布帛去上「集」，作原始的交易，車上插着威武的紅纓標槍。倘使半路上遇到盜匪的截擊，就得一場血戰，顯示着古英雄的氣概。

這些怪奇的情狀都是中國的「現實」。

要明白中國現代革命的性質而指定一確當的路線，則不能不明白這些怪奇的「現實」。不幸中國的革命者或革命的談論者，不是見聞限於通都大邑的智識份子，便是熟視過東西洋的工業社會的人，而廣大中國的社會對於他們往往是謎樣的模糊。中國實是一個未知的中國（"Unknown China"）

下述是江北徐海一帶的現狀，憑着我今夏在各縣的調查與訪問而得來的。江北佔着淮水系的下游一大平原，正是這「未知的中國」的一重要部份。

一一 概述

這回旅行在江北，經歷了徐海的各屬縣。這個不是一個快樂的旅行。從這一縣城到那一縣城，從這一「集」子到那一「集」子，經越數百里，老是風灰，涸溝，枯瘠的田野，散佈着綠樹扶疎的「土圍子」而已。在徐州有一個大土堆，說是楚亞夫范增墓。在豐縣（原是沛屬）有漢劉邦的「歌風台」，說是在那裏唱「大風起兮白雲飛」的悲歌的。在徐州有雲龍山，子房山等，登高一望，看見無邊的平原，廣寬之大路上，一輛騾車或快馬趕過，揚起蔽天的塵埃，你可以即時想見楚漢及三國時代諸英雄領着千軍萬馬在那裏角逐的情境。在下邳舊城，遺跡有把橋故趾，考證起來是張良爲黃石公納履以求兵書之處。在宿遷有項王故里，現在只是一棟廢廟與臥向斜陽的殘碑而已。東海縣原說是楚將鍾離昧的故城。淮陰本是韓信所出生的地方，而津浦路馳過浦鎮，可見名爲「一點將台」的破樓。降及樊噲灌嬰之流，也莫不是這區域的人物。

這些都是過去的史跡了，然而可真是現實的存在，直如安達所謂二千年前的社會依然生動而活躍的。凡是劉邦的「大丈夫不當如是耶」的氣概；項羽的「我當取而代之」的氣概；凡是韓信、張良、樊噲、灌嬰等，斬將搴旗，揭竿起事，謀臣策士，屠狗沽酒等這一類封建英雄的快樂，在現在那些人民中分明的意識着。試讓我們看今年三月大刀會在宿遷暴動的檄文：「現奉德州部師祖爺欽命，特來江南保主，目下徐州已得將來攻打宿遷，取道江淮，至南京奠都。」這檄文的署名是「團長薛夢」。

秋大同中華十八年三月二日」等字樣。這些刀會的大旗上，寫着「大同革命仁義興龍軍」多麼雄壯！當着大家看見那些大刀會的首領，帶着數千人馬，各執大刀，紅槍，鐵棍之類，復雜以快槍，旌旗蔽空，浩浩蕩蕩的殺奔而來，實是復現了楚漢三國諸英雄的角度，爭城略地各逞威風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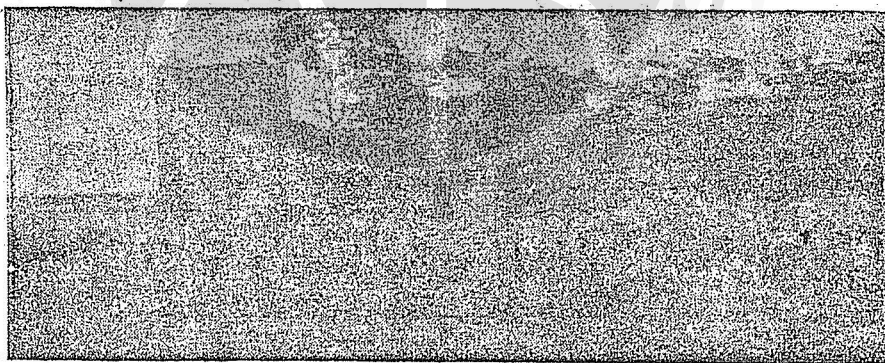
我們經過的各縣，常至各個土寨參觀他們的保衛團。寨主就做團長，農民當團員，退伍的軍官或者是有武藝的人，充作團練。這些看過後的感想就是活現出施公案彭公案水滸等小說所描寫的人物與氛圍。在睢寧縣，曾赴一次各市鄉團練的集議，環矚四座，至少是中古時代的四方豪傑的會合了。你想：「郭三闖王」（宿遷皂河密灣等處刀會領袖）「李四霸王」等一類的名目，現在江北每縣都流行着！凡是封建時代的色彩，在這郊原之上，你都可看到。他們生活着十足的封建，農業經濟所自然建築起來的十足的封建生活。

三 封建型式的持續

江北人民的生活的單位是各個「土圍子」或說是「寨」或叫做「集」或叫做「莊」，總是這麼有三里五里周圍的土牆（亦有磚砌的，亦有石砌的），四角豎立着威武的砲樓。

在這土圍子內，中心有一家高大的瓦房，另再有一個砲樓，該當是寨主的宮殿了。四圍就有數十百家的農民，大都是種着寨主的土地。寨主

是有一百頃二百頃或者更多的數目的田地；至於數十頃的小田，是江北很不足為奇的了。在土寨以外，是四里五里的散佈了些小小村落，他們也全都是佃戶，種着那寨主所有的田地，彷彿是這寨子的衛星似的。



圍 子 的 砲 樓

人民就在這小小部落的自足經濟之中生活，從田裏種植麥子，自己磨成麵粉，製成饅饅，這樣生長着。在每個集子大概總有一個鐵匠，製作而供給農民的器械，總有幾個布機與紡紗機，供給農民的衣裳。在這江北的郊原，仍然衣着粗樸的土布的，除了難得的一二留學滬寧各埠而歸去的學生，竟有帶回嗶嘰西裝之外，事實上

資本主義還沒有侵入。於是每五天一大集，三天一小集的趕更大的市鎮上的賣買，而獲得一切奢侈品及其他應用的東西。

在這樣封建的部落經濟之上，建築封建的部落政治。這部落政治自然就以其經濟的單位為單位；這就是說一個寨子可成一國家，一個國家就有一個國家的武力。武力就是所謂保衛團之類了，是由各寨寨主率領着他的佃農編成的，或者另外僱傭退伍兵士及失業農民的也很多。古時所謂刀槍劍戟的十八般武器，這裏都能應用着；於是復益以新興的快槍了，大都是張宗昌，孫傳芳，齊燮元等軍隊被農民擊散了繳械得來，或是收買得來。請以邳縣郇樓鄉為證，說明每一村莊都有武力之意義。

邳縣郇樓鄉各村團長團丁槍彈軍裝數目一覽表

村名	團長姓名	團丁數目	槍枝數目	彈藥數目	軍裝數目	備考
郇樓圩	竇榮煜	十二	十二	一千二百粒	十二	
曹莊	閻倫嗣	十九	十九	一千九百粒	無	
前後朱	朱守宜	十六	十六	一千四百八十粒	無	
房莊	房紹玲	三	三	三百粒	無	
竇老莊	竇福昌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千四百粒	無	
長路集	朱廷選	七	七	七百粒	無	
新莊	竇蔭常	七	七	七百粒	無	
合計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千六百八十粒	十九	

雖則快槍是工業資本時代的產物，但在江北農民之有快槍，並不能

改變其封建型式之本來面目；槍枝的機關不知道修理，子彈很少，而且沒有補充，決戰的主要兵器，猶多依賴於大刀小刀之類，而快槍的封建型式之應用，實際只略等於弓箭而已。

建築在這部落的武力之上的，自然還有部落的政權。寨主的家裏，自然可以拷打其佃戶，而盜匪等的截擊自然即以所有的武力來抗爭。倘使捉到了盜匪，於是當場在圍子裡研頭或活埋，或其他處治都可以。若說是要解送縣政府，依法辦理等，那就不是江北所通用的。在江北殺人的事情是沒有一天沒有的，而這項政權的執行絕不是縣政府，而完全是各鄉村間自由權。這鄉村政權不但可以處理農佃，可以解決盜匪，還可解決人民其他的經濟糾紛；還可以解決社會上最高深的道德糾紛。我們經歷了十數縣的鄉鎮，人民述說強佔私產，尋仇殺，奸佔婦女等封建社會諸狀態到處可見。有時鄉村民衆捉了好夫淫婦公開處死，就算大家稱快地了結一場公案，十分便捷。江北的鄉村間正是如此樣的依着單簡的利害與習慣，運用其封建勢力以管理社會。

在封建時代有一重要徵象，即是無中央統制。在地方自足的經濟制度上面，必然是地方自足的政治。於是周朝的皇室管不了諸侯，而諸侯又管不了他的疆臣。這樣的現象普遍於江北。就以上列邳縣的武力調查來考察，邳縣縣城本當是全縣的中心，然而城廂內外民團合起來只有八條快槍，就是一個縣公安局也只有十條槍。而翻開郇樓鄉，單只竇老莊一寨子，就有三十四條快槍，合着新莊及郇樓圩，則姓竇的，就

有五十三條槍數倍於縣城的數目了。再試聯合村圍而成市鄉以市鄉為一大單位這裏大致都是以最大一圍子為主體而領導其餘各小圍子的，這應市鄉就常與縣政府取對立的地位了，不受命令不納賦稅，自由處理其範圍內諸事件那是很不足奇的情態。縣政府實際管不了他們。再以邳縣為例，合起市鄉與城縣的槍枝有下列的比較。

市鄉名	圍	丁	槍	枝	彈	藥	軍	裝
縣城廂市	二四一	二四一	一五九〇一				一一五	
邳樓鄉	九八	九八	九六八〇				一九(未全)	
徐塘鄉	一〇三	一〇三	七四〇七				一〇三(未全)	
官湖市	三九四	三九四	三四二二一				三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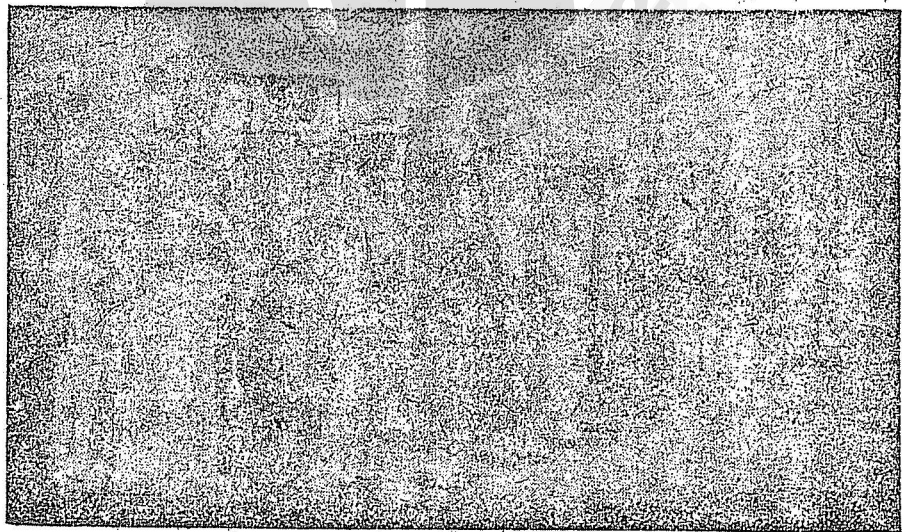
(其餘市鄉未能調查)

在邳縣官湖是比縣城發達，貿易也繁盛，人口也多。彷彿是齊國與周王的情形。於是每個邳縣縣長反必須聽命於官湖而求其幫助；反必須拉攏寶家而獲其友好，而這些強大的地方勢力，也看不起縣知事或縣長，正如齊國看不起周室一樣。

封建時代的另一個重要徵象是戰爭。在中國，三代春秋就是這麼些封建主，爭城以戰，爭地以戰的歷史。在歐洲的中古歷史就有這個 Castles 與那個 Castles 的許多鬪爭故事。現在江北這一圍子與那一圍子的打仗仍然發現，打勝之後，就刈其麥子，牽其驢馬，作為捕獲。

國農佃制度的小冊，有一節翻譯起來，就是這麼的意思：

『北江蘇宿遷縣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們想起歐洲諸國古代的封



國衛保民農的集源桃

地主。那些地主們住着大廈，圍以堡寨；他們的佃農就在破爛房子中生
活於他們的四週。」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六號

逗留於農村經濟時代的徐海各屬

七四



保衛國的武器——土砲

其實卜凱教授是少見多怪了；這種情形並不限於宿遷，江北都是在

如此的歐洲古代封建型式之中。而魯豫諸地都有彷彿的存在。

在農村經濟時代的另一徵象是對於自然的崇信。人民的生活靠着土地，土地的生產靠着風雲水旱。凡是這些自然的威力是農村時代的人民所依賴而怕懼的。

人民所不能解答的東西即是奉為神的東西。一個時代的智識程度，就有一個時代所不能解答的東西；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神」。在農業經濟時代所崇奉的就是自然的威力，水火風雲都不是人所能控制的，當請「神」來控制。在江北，近年因着連年水旱刀兵，生活苦難。迎神賽會一類的事情已很荒廢，然而在那些破落不治，失却光輝的散佈於郊原城市之間的諸祠廟中，我們可以認取他們大都是屬於農業生產關係上的。除了鄉賢，忠義，節孝等祀祀；除了崇奉些古英雄的廟宇之外，隨處可見的即是「土地廟」了。可是除了土地廟之外還有很多的，神壇，不能一一詳述。

四 商業經濟之阻滯

江蘇實是三個時代造成的三個巨域合併而成的。在江南是可見工業資本的展開；淮揚一帶因運河交通之便，在中古時代即有盛大之商業資本之發達。在徐州一帶就完全停留着在農業經濟之一階段。

徐州為隴海鐵路及津浦鐵路之交點；海州為隴海路之終點，又為江北一海口。於是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幾個小規模的工廠，以及好

多玻璃櫥的商店，陳列着些東西洋的貨品了。然而這種現象決不能代表一般情狀，而表示徐海有商業資本的發展。徐海的廣大的領域，都與這有限城區的商業資本不生關係。

在豐沛、蕭陽四縣的縣城之內，我們不能見到比無錫、蘇常一小市鎮上那麼多的店舖。在東海城內及贛榆、灌雲、沐陽、漣水、泗陽等也相彷彿。在邳縣進城去，如同走入鄉村一樣，人民都在耕作。若是有人推了小車，上面堆着土布，沿路叫買的就是這裏的衣店了。此外我們還可找見的是如同江南小攤樣的舖子而已。邳縣政府曾做了一個全縣商店店夥人數的調查，結果，官湖市商業最發達的一鄉所有市鎮合計起來不足四百人。縣城內外及城廂市所包括的店舖，不足三百個。而其他的市鄉竟只有幾十舖子的；或者大都的舖子是簡單到如原始交易的狀態，不用有店夥。

據說下邳縣有一千元以上資本的店舖只有三十餘家。這些縣的商業資本合起來，還只是上海的一只小商號而已。而下邳卻是佔領了三倍於無錫縣那麼大的一個地域。

睢寧、宿遷，是逐漸南近運河，商業比較繁盛起來。但是就在睢寧，我們的調查，是城廂市，包括縣城在內，共有糧食業數十家，紗布一類業務一百餘家，洋貨業十餘家，雜貨業二十餘家，這是一應在內了。還有些著名的市鎮，如雙溝、密灣、官湖等商業之繁盛，超過那些縣城。然而繁盛的程度，總仍然不過是江南鄉村間的一中上市鎮而已。

五 新興工業之萌芽與挫折

上面曾經說起在這廣大的農野，資本主義是還未能侵入的。這個就大體而言，一點沒有差。

在這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必要點燈，美孚洋行的煤油，是無從來賺錢的。農民購買力的薄弱不要說囉囂之類，不是他們所及得到的；就是洋布要從外埠經由困難的交通，與匪劫的危險，也難於略奪土布的生意。農民除了耕種與收穫以外，常是閒着，那些所謂省力的機器，老實不必應用。

可是例外也不見得沒有。我們在沛縣城就調查到全城有：

織襪機 一架

打麵機 三架

縫衣機 一架

在睢寧也會調查到有織襪機，織布的鐵機，軋棉機器等數種。這些都是西洋來的新著作。不過他們的活動仍然是農村的手工業型式；對於封建經濟的本身不能有什麼影響。

然而還有比這些更嚴重的事情。在清朝末年「富國強兵」、「振興實業」的口號之下，這農村社會之中，也曾有新工業的早熟的孕育。可是這些像是烘灸出來的嫩芽一樣，經不起一點風寒而就挫折了。

徐海各屬會有好幾個工廠，建立起來。在清末至民國初年，在新浦有

81612

一個榨油廠，一個麵粉廠，有數十萬資本。在徐州有賈汪煤礦，及數十萬資本的麵粉廠之類。在宿遷有二百萬資本的玻璃廠。在海州以南，沿海一帶，會有新興的鹽墾公司。東海還有中日合資開採磷礦的事業。在鹽墾公司仍然是農業，雖則與農村時代的經濟意義大不相同。而榨油廠及麵粉廠，也多少屬於農業的。至於礦山及玻璃廠的興起，直是想推動農業社會的江北，以躍趨於工業時代了。可是這樣的努力終究歸於空虛。

到如今東海新浦的油廠與麵粉廠是四五年闕無人煙了。贖着並排的煙囪，黯然地矗立。與日本資本合辦的磷礦，因數年來，對日經濟抵制而罷工，而停頓着，好多時了。徐州的工商業還能勉強維持着。然而像賈汪煤礦的侷促情形，是可憐極了。爲了免除煩擾，讓我單述宿遷的耀徐玻璃廠的一生命運；這項可憐的工業的出生與衰亡之歷史，實足以代表其他的一切了。

耀徐玻璃公司是二十年前張譽及王某所創辦。在宿遷城外十里有。一引出產石英的地面，位置於運河之側。這裏石英的本質很好；照例此地有便宜的原料，便宜的交通，加上便宜的人工，這行業應當是飛黃騰達起來了。然而結果相反。我們曾去觀察了一週，再經多回訪問之後，曾爲下列的記載：

『出宿遷城東門行六里，渡運河，河乾，可涉足而過。往昔文化之主流，竟是二十年未濬理了。這個明示了時代轉換的紊亂，與中國社會政治

機能之失用。耀徐玻璃公司即臨河邊，爲清末興建之一大實業，資本二百萬兩，在江北無與倫比。現在是破敗到不可收拾了。這個又明示了中國近年幼稚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之艱難，並代表了中國全部新工業的悲慘歷史。耀徐公司是清末困苦地積集了些官僚資本，與田主資本而合成的。創立時運河交通是很好的，離廠不多路，有上好的石英產地，能供給該廠原料二百年之用。然而開工不久，就發覺請來的比利時技師，很不高明；爐竈的裝置壞極，出品低劣，不能與外國大資本價廉物美的產品競爭。又因土匪的充斥，工廠須自備保衛的武力，這間接增重工廠的擔負與出品的成本。接着是連年戰爭，廠房每每變作行營。而船舶徵集去運兵，廠是只能停頓起來。虧本與擾亂，至於一直無可恢復。於是機器是被毀或銹壞；至今已只是些爛鐵了。再加上運河淤淺，失去交通上之依靠，連重建都不興的了。現在是運些石沙去賣給外國廠家，得些零錢來維持幾位看守的傭工！我們週視全廠，真破爛得可憐。倒敗的門牆上猶殘留着「機關鎗隊臨時辦公廳」等字樣；銹穿的鐵管，搗碎的汽筒，死寂的機輪，上面猶歪斜的刻劃着士兵的嘔氣的漫畫及懷鄉的斷句。清末至今的實業運動是受着技術之落後，外國資本之壓迫，內戰之影響，隨中國社會之破敗而破敗了。』

六 逗留於農業經濟

商工業資本不能開展，於是江北人民便逗留於農村經濟生活之中。

去年，今年，明年，大家一直是種麥子，吃麥子。

這經濟生活之阻滯，其外面的阻障，上面已曾粗略的述及。而實際上大部份的原因却還當歸求之於內部。手工業及商業的發展本基於農業經濟之興盛與寬裕，農業經濟興盛而寬裕，於是纔有原始資本之積聚，運用。有了原始資本而後趨入手工業時代，這纔是順序的路徑。但江北的農村經濟中是內在的包蘊着衆多而重大的禍害。這些禍害不但妨礙江北農民的進步，實足以促進江北農業經濟的衰頹。分爲左列諸項述說：

- (1) 土地之集中
- (2) 賦稅之畸重
- (3) 田租之增高
- (4) 高利貸
- (5) 幣制及度量衡等之紊亂
- (6) 水利的廢弛
- (7) 匪患

七 土地之集中

以農立國之中國社會，本來也是封建型式的。但跟着中國中古商業經濟的發達，這封建型式是逐漸改變了，本來集中的土地是逐漸分散了。在近幾年已有好多關於土地問題的爭論。這爭論中有一方面的人

主張中國是沒有大地主的；或者說中國是自耕農佔多數，其餘是小地主及半自耕農，純粹的佃農是很少的。於是各各舉出他們的調查與計算，來充實他們的論據。那些調查與計算，誰都不會有精確的成績；而且大部分還反是從外國人方面轉譯而來的。我們不必拿他們重來討論。可是，不管他們的計算是否完全可靠，中國成爲小農社會的現象，自然是存在着。譬如江南各縣就是如此，太湖流域一帶，中國最富庶的農村市鎮，大概是以數十畝至數百畝的小田主，及數畝至數十畝的自耕農及半自耕農爲骨幹而構造起來的。

但是這決不能概括了整個中國的現象。本來農業的自足經濟，原可以各地有各地的情形，而不相關連；決不能以一地的情形硬來代表別一地方，亦不能以部分硬來代表全體。這單舉一個簡明數目就可說明。金陵大學曾於南通、崑山、蕪湖、宿縣、無錫、幾縣做過詳盡的農村調查。關於農田分配的統計曾發表下列結果：

- 崑山：(1) 本村鎮的田主爲全田主數的百分之三四，非本村鎮的田主爲全田主數的百分之六六。
- (2) 大小田主所有田地平均約在一四〇畝至三七〇畝。內中非本村田主所有田地平均數較高，爲二三〇至八六〇畝。

南通：(1) 本村鎮田主爲全田主數百分之八四，非本村鎮田主爲百分之二六。

(2) 大小田主所有田地自二四〇畝至一六七〇〇畝，非本村鎮田主所有田地平均數較低，爲一八〇畝至三三〇〇畝。

讓我們將上述報告加一查察；以崑山來說明江南現象，南通也可略示江北的概況。這裏就明顯的有數種差異：(一) 江北土地集中比江南利害數十倍；(二) 在崑山非本村鎮的田主實都是長江各埠或滬寧一帶經商發財的人；而這種人獲得土地是足徵土地的從舊世家手中分散出來；這種田主佔全田主數的三分之二，而平均佔有田畝亦較多，這就說明這裏的農業經濟已受商業經濟的侵入與支配了。在南通的相反的現象，則可說明封建農業經濟的穩固。

很有些人熱烈地爭辯中國是否封建的問題，這是數年來中國革命的論壇上之一焦點。有的說中國是封建的；有的說已非封建。有的則說是半封建。但是我們從沒有看見誰能爲他們無數的辯證作一結論。實際，我們若是暫且不管中國經濟已是受支配於國際資本主義；而就農村隔絕一層來講，則龐大古久的中國農村社會，實是色色型式都存在着的。若單說封建的，或已非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則正如盲人摸大象的腿子或耳朵，不免各有不同的見解了。

卽如江南與江北，雖只一水相隔，却有一千年歷史的差異。江北的封建型式之持續與江南的農村已商業經濟化或工業經濟化，都是確定的現實。

在徐海一帶，每縣可以找到一家，二家，或幾家，有一百頃（一萬畝）二百頃，或更多的田地。這家就是婦孺皆知，而且總是威權高出於一切的。在江南，軍閥官僚括地皮所得，以之開紗廠，開汽車行，開旅館。在江北，軍閥官僚仍然以宦囊來吸收土地。譬如蕭縣李厚基就有二百多頃地。至今江北各縣鬧着沒收遺產的案件，很多都是像李厚基那麼情形。江北的農村（寨圍子）實以此數百頃或小些的數十頃的大田主爲骨幹而構造起來的。

除了那些可以震動一方的大田主以外，小圍子裏邊的小田主也不少。農民耕種的土地無幾，年年鬧着生活的恐慌。這些小田主農村的情形可以徐州鄉下一個名叫段莊的村子來代表；下面就是實地調查所得的記錄。

(一) 土地之總數 該村共有土地二十三頃（百畝曰頃）

(二) 土地之分配

1. 每家田地最多者四頃，最少者一頃

2. 四頃者一家

二頃者二家

七十畝——八十畝者三家

四十畝——六十畝者七家

二十畝——三十畝者五家

十畝——二十畝者四十家

五畝——十畝者七十四家

一畝——五畝者五十七家

無地者十餘家（塾師，賣麵，趕腳驢等）

3. 自耕農十二家

佃農十五家

半佃農三十一家

租戶十七家

半租戶二十三家

這種土地集中制度阻滯農業經濟的進步，有兩方面最為重要。一方面土地不是耕者所有；則耕者決不肯，亦決不能謀農具之改良，技術之進步，土地之加肥。中國的農耕方法歷數千年而不變，農民年年用着他們祖父的方法與器具，勉力耕作着。這正是使江北經濟逗留不進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這些大田主吸收了大量的利益，每多進於奢侈的生活，而消耗了本可積聚起來為初步商工業發展之用的原始資本；這麼的



浪費遂使商工業的原始發展無從推進。

就引宿遷縣極樂菴為例。宿遷縣極樂菴，雖本是一個古刹，實際已絲毫沒有宗教的性質而成為代表型式的封建田主了。極樂菴同他所屬的下院，如五華頂等共有五處，合計有田二千多頃，即二十萬畝。這在江南縣分小的，當是半個縣境了。這些和尚終年的職務就是收租放債。大和尚是有妻有妾有子女。寺院的房舍較縣政府漂亮十倍。宿遷的村莊都成為極樂的屬佃。一個莊子常有和尚住着，就是莊主了。這農莊的農田，牲口及農具也都是寺院裏的。收租和尚就經理這些事情，有絕大的權威與享樂，各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妻妾。五華頂一屬院，尤其是威權所在。院內有數十快槍，匣子砲及許多槍，刀。佃農不但替他們耕田，還得聽他們號召而服役。這回宿遷刀會暴動就是極樂菴和尚恨那些黨部及學校要沒收寺產而號召他們的佃農幹起來的。他們向佃農收租，亦向佃農發口糧，在號召他們的時候，他們鉅大的收入就消費去了。